中国电影报 CHINA FILM NEWS 2025.11.26
责编:赵丽 责校:张惠 美编:李骁 广告 E-mail:zgdyb2004@126.com

易烊千玺、舒淇新片《狂野时代》首映

本报讯 *11*月*21*日,《狂野时代》在京举办首映礼。导演毕赣携主演易烊千玺、舒淇,赵又廷,李庚希,特别出演黄觉、陈永忠、郭沐橙、曾美慧孜亮相,与观众交流创作幕后。

著名导演李安隔空发来对影片的评语:“毕赣导演,追梦的优秀导演,加上追梦的优秀演员。《狂野时代》不止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追忆电影大梦的无限惆怅,难能可贵的复杂观影经验——李安。”当主持人现场读出这份触动人心的感受,毕赣导演和演员易烊千玺都不由为之动容。

影片的五个章节中“迷魂者”的形象都极具差异,易烊千玺在首映礼中分享道:“我们最开始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必须把每个角色的气质都剥离开来。”他通过不同的肢体表现习惯、区分不同年龄段角色的声线,以及和对手演员的碰撞交流,精准拿捏了五个角色的差异性与记忆点。

影片中众多如梦似幻的装置搭建、大胆新颖的场景设计,也让时间、空间、幻梦与演员的表演尽兴交织。舒淇分享了记忆犹新的创作历程,在如装置艺术般的场景中,“每经过一个梦,就有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表演方式,‘眼耳鼻舌身意’都要调动起来,十分独特。”

在阐述创作初衷时,导演毕赣说到,影片从第一个画面燃烧的银幕开始,就希望打破电影和现实的距离,让观众能够成为电影的一部分,也期待将关于生命力的感受传递给大家:“人的生命是非常复杂的,我们通过五种不同的感官穿越一个世纪,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重构复活复杂的自我。”

饰演“迷魂者”的易烊千玺呼应影片传透的瞬间与永恒:“梦想很珍贵,希望接下来这一刻能够让大家记住,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间。”饰演“大她者”的舒淇也为观众送上祝福:“再会吧,‘迷魂者’们,希望你们离开影院的时候,可以将这一份美梦成为你们记忆中永恒的瞬间。”

该片已于*11*月*22*日全国公映,首周两天票房*1.17*亿元。

(赵丽)

民族电影《英雄三元里》北京首映获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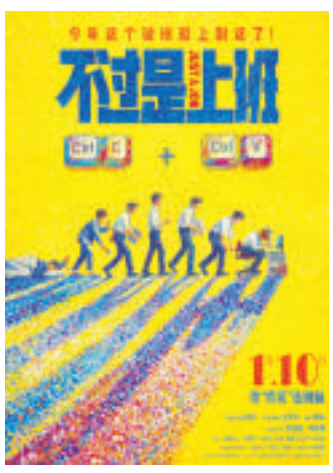
本报讯 日前,民族电影《英雄三元里》北京首映礼举行。青年导演王一诺率领衔主演刘秋实、孙昊、闻雨,主演龚秩、方洋飞、王禹森、李唯通、杨德战、杨环宇、马铁摩等主创悉数亮相。映后来自电影届的专家前辈、学者与影片主创齐聚一堂,引发关于历史与艺术、记忆与和平的深刻讨论。现场全年龄层观众共同观影,影片结束后掌声不绝,更有观众激动表示:“整场下来热血沸腾,代入感很强,多次因为片中的平民英雄热泪盈眶,这部电影拍出了咱平凡百姓不屈的血性,是真正值得支持的电影。”

影片以*1841*年广州三元里抗英事件为背景,通过艺术创作,贡献了一部中国影史中以人民群众为主题的银幕作品,以多线叙事勾勒出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民众自发反侵略斗争的脉络,串联起一众平凡人物的悲壮经历。彼时鸦片横行,英军倾销毒品,百姓深受其害。随着英军窜扰村落、烧杀抢掠的暴行步步升级,最终点燃百姓的抗争火种。素有威望的萧岗举人何玉成振臂一呼,*103*乡百姓齐聚三元古庙,以三星旗为号令立下“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的誓言,用平凡之躯扛起了民族大义。

现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感慨:“我们这代人就听过三元里抗英的故事,今天在银幕上这么生动地看到这些场景,特别欣慰也特别震撼,电影让那段历史鲜活起来了。影片里的三星旗、三元古庙,还有乡亲们并肩作战的样子,都是老一辈嘴里口口相传的片段,这样的电影能让年轻人更懂历史,也让我们这些老人的记忆有了传承了。”还有观众表示:“影片中鸦片毒害侵蚀民众的场景是相当有力的,昔日百年烟毒,殇我华夏之地,这部电影定会成为禁毒宣传的生动教材。”

(李佳蕾)

刘同喜剧新作《不过是上班》定档新年



本报讯 近日,由知名作家、制片人刘同监制并编剧的喜剧电影《不过是上班》发布首张海报,宣布定档*2026*年*1*月*10*日全国上映。

影片以喜剧的方式,开门见山将打工人真实的心声投上银幕,你是否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只因老板一句轻飘飘的“什么狗屁方案”,一切回到原点推翻重来,所有的努力与心血瞬间归零,陷入一种永无止境的疲惫与重复。“厌恶职场”成为当下年轻人最能共鸣的话题,《不过是上班》借助这样的情感连接与观众隔空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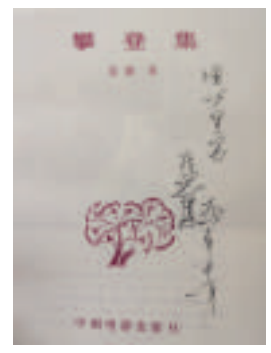
电影海报中,强势映入眼前的是打工人从起床、通勤、开始打工到疲惫加班、体力不支的全过程,呼应了达尔文进化论并给出了全新的职场语境:我们在优胜劣汰的环境中被筛选成为佼佼者,而后在日复一日的打工中失去自己,做回“牛马”。脚下不断被拖长的身影形似悬崖,巧妙让职场给现代人带来的压迫感在视觉上具象化。悬在打工人头顶的“*Ctrl C + Ctrl V*”暗喻着重复机械的工作操控着职场人的灵魂,也点明影片最核心的看点——当工作陷入无限循环,打工人将如何破局,找到出口?

《不过是上班》由刘同监制、编剧,王梓骏执导、编剧,曾韬编剧,吴俊霆、李孝谦领衔主演,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出品,小森林(成都)影业有限公司、上海迷你光线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杜思梦)

电影研究生教育的拓荒者

■ 文/单万里



*1985*年,伴随着《八十年代新一辈》的歌声,怀揣着文艺青年的理想,在考研热潮裹挟下,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国语言文学专业,考入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与北京电影学院联合招收的首届电影历史及理论专业中国电影史方向硕士研究生。我的理想是,将来从事中法电影文化交流,为中国电影繁荣发展做贡献。

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朝气蓬勃的“八十年代新一辈”追求理想,饱经风霜的“八十年代老一辈”同样追求理想,包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理论培养人才。于是,中国电影史上的前辈们从我们读过的书中走来,光临我们的课堂,甚至成为我们的导师,我有幸成为贾霁老师的学生。

我曾在开学前拜见贾霁老师,向他请教了一些学习上的问题,谈了我的学习计划。贾霁老师学识渊博,经历丰富,平易近人,风趣幽默,他解答了我的问题,鼓励我好好学习。不幸的是,贾霁老师在我们开学两个月后驾鹤西去。从此,我成了“孤儿”,经历过一段“野蛮生长”的时期。

后来,陈荒煤老师收留了我,并赠予我一本他刚刚出版的《攀登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这本*700*多页的文集,收录了他“*1978*年重返北京文艺界以来所作的一些有关电影工作的讲话和文章”,其中包括他对电影教育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开拓电影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比如,“我们党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时期起就注意采取多种途径和办法来建立自己的电影创作队伍,发现和培养人才……”(《培养有理论、有实践经验的电影新人——电影学院〈*1982*届毕业论文选辑〉序》,见上书第*348*页)。

又如,“……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要把电影理论工作抓起来,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繁荣社会主义电影创作,使中国电影事业更好地发展。”(《写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成立的时候》,见上书第*561*页)。

为了培养新时期急需的从事电影历史及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1984*年成立时就设立了研究生部,面向全国招生。陈荒煤兼任研究生教学领导小组组长,并亲自授课。

1985–2025,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部经历了四十载风雨历程,从与电影学院联合招生到单独招生,从断续招生到连续招生,从学硕到学硕与专硕并招,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导师队伍逐步扩大,专业设置越来越多样化,继承传统,又与时俱进。唯一不变的是办学宗旨:“繁荣社会主义电影创作,使中国电影事业更好地发展。”

如今,“八十年代老一辈”大多已经作古,“八十年代新一辈”也到退休年龄。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实现考研的理想,但我相信,自参加工作以来,我参与的数十次中法电影学术活动,著译的数百万字作品,以及主讲的法国电影(以及纪录电影)课程,至少可以成为未来中法电影文化交流的铺路石。

从前我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带我去哪里?最近似乎找到了一个答案:人生路漫漫,理想在召唤;电影如方舟,度我到彼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生教育越办越好,这里是我读研究生的地方,也是我教研究生的地方。每次步入研究生部的教室,我都会想起自己的年轻时代,这里是我的理想启航的地方。

怀念贾霁老师,怀念荒煤老师,怀念电影研究生教育的拓荒者们。

(上接第7版)

我初见李少白老师的时候,常常惊异于他的年龄。因为他招我们的时候,也就五十来岁。反推回去,他和程季华、邢祖文合编完成《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时候也就三十来岁。也就是说他二十多岁就开始参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了,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我当时入学时,已经年过三十,而对电影的研究还刚刚入门。我在准备考研时,反复阅读了《中国电影发展史》,其史料之扎实、体例之规范、论述之深刻、工程之浩大,无论从当时还是今天来看都堪称经典,很难想象一个和我同年龄的人是其主要作者。所以对李老师始终心怀敬畏之心。后来在作为师生更密切的接触中,我还看到,李少白老师并不满足于他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而是不断学习、不断更新。

当时给电影所讲专业课的老师除了李少白和贾霁老师外,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所和外国文艺研究所的邢祖文、郑雪来、俞虹老师等,北京电影学院的周传基、汪流、汪岁寒老师等。其中邢祖文老师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为人谦和,常露笑意,操一口上海普通话,对电影史料如数家珍;郑雪来老师讲当代电影美学思潮,思路活跃,富于论辩性,常常把当下的热点带入课堂;俞虹老师讲苏联电影和苏联蒙太奇理论,条理清晰、见解独到,极大地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周传基老师给我们讲电影声音和长镜头,他的讲课秉承电影学院注重技术美学的传统,对电影元素的案例分析生动具体,热情洋溢、观点极端、极富感染力;汪流老师讲电影文学和剧作课,他对好莱坞和欧洲电影经典案例的分析精彩透彻,令人拍案叫绝,至今难忘;汪岁寒老师讲导演课,他从自己作为导演的创作经验出发,结合理论进行阐述,使我们对电影艺术作为一个整体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他还把我们带到当时北京电影学院所在的朱辛庄校区,旁听了*78*级导演班(即后来的第五代导演)的毕业答辩。在我的记忆中,当时不少*78*级导演班同学在答辩中都提到了美国电影《现代启示录》和《猎鹿人》。当时美国刚刚结束“越战”不久,这些关于美国“越战”题材影片对历史的反思态度看来给这些未来的中国电影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他们执导后所拍的最初一些影片,如《一个和八个》《黄土地》,都一改浪漫、乐观的基调,而变得深沉、严峻。

我的导师贾霁老师当时身体不好,很少到研究生部和电影研究所来。我和鲍玉珩就每隔一段时间到他家去一趟,汇报学习情况,接受指导。我们学电影理论方向的学生还有一个刘牛,他入学不久后因故退学了。在我的印象里,贾霁老师是一个平静、和蔼的老人,话不多,他坐在面对窗子的写字桌前,让我们坐在边上的椅子上交谈。关于贾霁老师,我们当时只知道他是比李少白老师资格更老、行政级别更高的一个专家,但他比较沉默,也不和我们谈他的过去,在和我们的交流中更多是倾听、爱护和理解。很多年后我在研究中国电影批评史的时候才知道,他在新中国成立初在电影批评界十分著名,还参加了电影《宋景诗》剧本的创作,在当年也是名动一时的人物。就其思想、文笔和才气而言,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此时更多是低调和沉默。不过他在和我们讨论专业和学术问题时,从来没有把自己个人的恩怨好恶掺杂进来,而是鼓励我们在思想上积极探索。记得*1984*年在大连召开中国第一届电影学年会,贾老师并没有参加筹备。当时我和鲍玉珩都给大会提交了论文并受到邀请,很想前去参加会议。一些人就劝我们,你们这样去老师会不高兴的。但是我们当时还年轻,想出去见世面的愿望很强烈,而且对于老一辈的历史恩怨毫不知情,所以不顾劝阻,还是向贾霁老师提出了参加会议的要求。我们本来以为贾霁老师会阻止,或不乐意,不置可否,没想到他没有怎么犹豫就同意了,有点出乎我们意料。这次会议是我们学术成长道路上的重要一站。现在回想起来,贾霁老师作为一个经历丰富的过来人,可能此时对历史的恩怨已释然超脱,心怀的首先是对下一代的理解和关爱,是他们的成长和发展。

郦苏元老师是我们电影理论方向研究生的班主任。他“文革”以前北大毕业,有很好的文科功底。他为人亲切随和,且和我们年龄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关系十分密切,他经常喊我们到他的家里聊天,但是我们的观点常常并不一致。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运用了一些当时时髦的新概念,他看了不以为然,也不绕弯子,直率地表达了他的意见,让我当时心里一沉。他的治学以稳健扎实见长,这从他后来的《中国无声电影史》等一系列成果中可以看到。

三年的学习生活充实而丰富。在此期间,电影界先后发生了“电影和戏剧离婚”的讨论、电影语言现代化和长镜头理论的讨论、电影文学性的讨论、第五代导演的崛起等重要事件,这些都成为我们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当时确定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电影和文学的关系,其中涉及视觉语言和电影本体论的研究、电影语言和文学语言的比较研究、文学作品改编案例的研究、改编理论的研究等方面。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由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陈荒煤担任,答辩时间是*1984*年*12*月底,地点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室二层小楼的楼上(现已拆除)。记得在答辩中陈荒煤曾对我所阐述的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提出质疑。因为我的论文更强调两种艺术形式各自的特点,而陈荒煤则更强调它们的联系。他曾在电影文学性讨论中公开发表过他的观点。在答辩中,看得出陈荒煤并不完全赞成我的观点,但他也没有过多为难我。另外,钟大丰的论文是关于中国早期影戏电影的研究,张爱华的论文是费穆电影研究,王汉川的论文是电影史上的袁牧之的研究,鲍玉珩的论文是当代电影中的抒情结构研究。最后,所有论文都通过了答辩。

三年中,我学习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4*年,文化部决定把电影研究所从中国艺术研究院分离出来,和中国电影资料馆合并,成立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从此以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电影资料馆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下增设中国当代电影、电影史、理论美学、外国电影四个研究室,以及研究生部和《当代电影》编辑部。电影学的硕士点也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转到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由于电影所内部人事原因,李少白老师没有去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贾霁老师则去了(后在*1985*年底去世,享年*67*岁)。我们在*1985*年初毕业。第一届电影学毕业的五个研究生,有三个留在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其中张爱华去了电影史研究室,鲍玉珩去了当代电影研究室,我去了理论美学研究室。另外,钟大丰去了北京电影学院,王汉川去了山东电影制片厂。

从*1982*年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学习算起,转眼已经四十余年了!回头来看,读研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之一,李老师和贾霁老师作为电影系创始人,作为我进入电影学术的引路人,对我一生发展影响深远。李少白老师和他的团队在中国电影研究和教育上的开创性贡献,在学界和电影界获得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并将在中国电影文化发展史上占据它应有的地位。